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張　寀子退　參閱

羅圭峯集

疏　　羅玘

為蚤定宗祉大計以絕窺覬事疏（宗祉大計）

圭峯始上宗祉大計疏言極剴切此第二疏也

臣於去年四月具本差義男齋　奏內開向者賊瑾謀逆　榮王、當時顧命大臣、不能效助　陛下靜留

榮王致使　陛下肘腋之間無一血屬之親足以召亂彰彰有前驗也故舉宋司馬光婁亮之故事以瀆　天聽報備責諸臣蕩無廉恥阿附賊瑾之狀而又發其後日乘時覬望不忠之謀冀以感動　宸衷即賜施行以慰海宇臣民之望以銷姦雄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　王邸臣雖謏劣固其分也是後寂然不聞示諭臣料必是後宫儲祥將次彌月臣之私喜旦夕望之及今踰年更無影響徒聞大盜並興遍布天下連數十城所過

如况運河兩岸焚刼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殺將官近於揚村剖剝叅將王杲夫揚村去京城幾何而腥空如此臣謂　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令何如哉前月二十三日湖廣陽邏地面傳來流賊執殺右副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似之間以爲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　命征勦之不過遇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侯駙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　朝廷威令哉而豈專謂其必殺而不與　朝廷左右尚爲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亦

在賊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也。亦痛夫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已至此也。然尚斷斷然不信傳來之言。忽於今月十三日申刻。迎接炳然之吏王庭昌回報云。親歛炳然之屍。面劈一刀而去其鼻。身中兩箭。而傷其肋。臣即趺仆在地。口鼻流血。昏暈沉冥。如同氣絕。臣久不以妻子自隨。止憑一二小童。扶摩灌飲。至曉略蘇。目今氣息奄奄。死在旦夕。尚恐賊窮生計。魚游釜中。火燃水沸。且喘息須臾之命。百方搜索。或至權如烝子者

一二人焉馳騖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並見逗遛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二三大臣雖欲竊假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未可也而 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為講武之舉寧有暇哉伏望 陛下斡乾轉坤少垂睿覽並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司馬光范鎮韓琦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議棄短取長酌古準今藏鋒斂鍔隨事議理假代九廟之勤渠兼兩宮之奉侍體 祖宗之

意而不懸定順　昭穆之意而無即真專侯　椒房之房快覩　前星之耀納庶衆於不識不知之天禠姦雄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即誅夷猶生之年。亦甚樂也臣不勝憤激屏營之至。

序

送都閫文君之江西任序　江西都閫

江西都指揮使司統衛四所十有一衛以南昌名者二治會府南昌地也以贛名治贛以表名治表所之以地名者亦治其地凡其所在大抵皆要害也贛暨

南安背負大庾而信豐會昌犬牙入于南粤之奥區袁吉則湖湘之脇洞谿竇戶張噬于安福之鎮永新則先嘗其鄙焉鉛山隘閩之北門也撫建阨其西牖與贛犄角之吳越以饒信爲唇齒而江淮湖漢舟師必爭之地者南昌也由是推之古者有作類爲民防百數十年良亦有賴非徒設也今則異於是矣春耕閩粤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贛建翼然而虎巨寇也臨瑞頻年白晝飛刃于譙門且曰吾某也吾某也而守臣懷印踰垣爲得策揚聲撫按遠壘近郊遊羣之四

出也逆犒者室空遁竄者屋燎而脊之所謂爲民防者果安在哉將時與古初異邪而尚爾設何也抑主帥者尸其位而掣肘于其關也邪胡不易置之而務得其人乎　國是既定於是不愛尊頑之臣俯從輯綏求數月也又以文君大章爲其都指揮同知往踐其位所謂主帥者君魁傑人也以武科舉聲訇埌然嘗以京營贊畫協副涼州左參將守莊浪入主京營而獨當一面折衝乃其任也亦與論也顧抑而就是豈吾　君與吾相不知君哉時有緩急事有經撫出

脩將以壯民防救時也寇殄民寧克囘古初則君之促裝時矣錦衣魯侯景章與予均江西人壯君之行而冀其遄歸也別之以言且以爲期云

送錦衣張侯出邏序 錦衣出邏

歲聿云莫燕趙之間惡子弟貪飲博奕費且盡思爲寇偷盜急每同朔風塵起躍馬突出周道上矢聲搜然雖有賁育千夫而手龜足瘃飢虛困悴之餘亦不免戰掉失色伏而獻囊免患於瞬息間誠畏之也況南人素綿道遠而疲三尺童子可以制之其所擕者

固其物也。亦何擇於公私哉。當是時。懸人之命於手。壯哉翼虎也。而國門南出三途。視他域尤多。蓋河水不冊。今天子貢道出焉。故令甲三途。歲遣錦衣支帥三人。握符提衛士分出以邏。其出必以子月望日。又出三御史並臨之。凡兵民之司。皆受檄指麾從事。期以靖寇寧民。足國阜財而已。今年中途。屬張侯養直。侯余友也。少爲武學生。戰藝場不如志。而抑就右階。時尚爲百戶也。嘗屢戰建州諸胡。得今官。廉毅爲其大帥所知。以其名請。乃有是命。非常數也。今日建

蹕出郊。乘虎皮韇弓。韔魚服僕姑。在冰衛士。屏息俛首。不敢唾嚏。不敢仰視。就而予趨離而鵠立。整若斧。兀若尸。人皆壯侯能戰士。謂冠固在其掌中。余獨知（好。得。有。）意其建州之戰。夜半斬虜首獻軍門。如殺狐鼠耳。今玆禦人之冠。固實提且趫也。亦豈敢望於虜人哉。其出沒騰蹂。必輕騎遊轞。無所止舍。亦豈旃車穹廬匯脫。而悉衆以爲重乎。以予觀之。盖出穿窬胠篋之徒一籌耳。使道上之旅。去其畏心。并力支撑而生死以之。則形格勢禁。彼固無能爲也。尚勞　天子厎士之出

哉戢士亦其末事別筵有詩余總其意爲之序

送憲副張君之任陜西序　陜西監司

地之涯爲邊衣之齊而祿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內通爲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爲蠻爲戎爲羌爲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棄遐而求以爲衣求以爲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故先王於此尤愼之而重爲之防非憂邊之民不足以抗之爲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內之道焉之爲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

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涉降而浮游也其飲啖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便習也又華而子夷也又夷而子華也或其身之迭為華夷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持吾關吾堡塞在（此金城之關自邊禦出）猶謂吾中國如完衣完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為何如而獨付之武人況儉人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南並而西於今尤為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生番西羌之所窺覬而比亦伏釁孔深 天子以為宜得憲

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之於未萌於是以監察御史張君爲陝西按察副使往即其任君前奉詔按甘肅邊臣諸不職者朝議服以爲能盖肅之距甘也五百里是爲瓜州瓜之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之迤蟠蝹屈於河山之間腰腹脊脇要皆膂也其穿而入也幾隧其入而灘也幾城其變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導之敗孰爲之殺非孰爲之魁君在道時顧瞻躊躇固有定筭而後諸囂囂者無所動其喙不得盡其辭焉稱曰能筭也洮

岷尤近於甘。羌之强。不及於諸虜。偏裨將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之得久於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君。烏得無情乎。或謂君端公之老者也。宜在朝廷預政事。其非宜。是之謂不知務。凡器物於其旁內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寮言之於予者也。且使書之爲序。以爲君行贈。

送閩帥黃君福建備倭序 備倭

倭奴夷亦曰日本、東海外之夷也、謂之奴、奴之也、奴必有主、吾中國是已、天下之賤辱且勞者、至于奴亦極矣、然其心亦未必甘而安爲之也、其鬱鬱之忿蓄於中、而或乘之以黠、鼓之以暴、則門屏之間、將有易位之變伏焉、而莫覺者、而況擁君人之號、襲世傳之序、聚落之人、兵軍之富、器械之工巧、而又遠在漲海荒服之外。吾奴之而已。彼豈俛焉直受如玆、倭奴者、吾雖爲主、而欲偃然不加之意、求以無患、得乎、又況安南朝鮮、均夷也、而朝貢時至。　正朔所加。　封冊

所臨蒞諸　親藩而倭亦以文字為國獨蒙棄斥無辟以別夫蝸殼蟻封之夷其情之痛苦不獨蓄忿之奴而已也夫奴之忿不忿一家之利害而已矣今倭之界與明越諸州相值東抵遼南盡于閩廣延袤萬里不啻皆吾地吾赤子也而付諸蓄忿之夷朝夕睊睊以徂何之其忍乎千里之間于夫之所不啻必萬夫之衞不啻必閩帥以臨之勢必至于此乃得策也署閩帥黃君今年四月以　簡命嘗討福建所隷衞五所十水寨五戰艦千艘水軍十萬偏裨之將數百

人君至將將將軍軍登艦弓引滿鋒露芒鳴鼙如雷
軍于島嶼之汶直奴視倭奴如以肉臨虎口若然真
備倭之賢將也君先世土人士人今亦有利器上人
宦于
朝者皆觀君此舉借予言告之

賀旬君奉
詔提督四衛營事序 提督四衛

國家制兵以府自京師以達於天下又達於四邊之
邊徼隙之域凡赤籍者皆伍以聯什什以隸百百以
隸于千有所千以隸萬萬有衛合諸衛則又有都帥
以總之以分隸于府為府五又皆制于兵部乃兵部

有綜理發召之專焉。府帥有握兵之重。無不制之兵也。然禁兵不與焉。禁兵則惟綜理於兵部。稽其盈耗。而乘除之。發召無所敢與。錦衣亦禁兵也。其帥且與府帥抗。伺察其幾微。府帥且俯仰之。其下偏裨徼倖。有不相名者。錦衣次而爲旗手府軍金吾羽林。又次而爲虎賁騰驤武驤。其帥雖不敢視錦衣以抗府帥然皆同禁兵。非其屬也。禁兵宿衛 宮門。扈蹕 警蹕。 天子御衙。執戈戟以侍陛戺。大 朝會。設 鹵簿以嚴 國容。出則夾 乘輿。以備非常。古者去其

淫怠奇袤而敎之道藝周公以綴衣虎賁次諸常伯常任準人以立政蓋爲王爪牙腹心之近雖名爲兵豈眞特一勇之夫而已哉況同衛於京也一爲府隷其官也望軍門而戰慄順指氣使於戲下如弄兒然雖金紫不免也禁兵因攘璧也歲朝一入 大庭燎烟羃顧瞻未周已放仗矣禁兵因日以爲家也而又容聞祕見蓋山林耆宿之儒得於殘編斷簡有未敢以爲的然者其兵如此居其上而爲官可知已況居其官之上而爲之節制者乎騰驤四衛舊有提督事

官。所謂節制者。會當代。　詔以代者句君集也、錦衣張君養直。雅與善、而求予說爲君贈、予亦不知君也、知禁兵之重、其官重。其節制尤重也今　天子明見萬里。耳目所及之重者。豈輕以畀人。君愼勉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存標子建　宋徵璧尚木
　　　　　　馮瑞儀羽公參閱

何文簡公集

書　　　　何孟春

上大司馬相公書　北虜

五月望日職方司觀政進士何孟春、惶懼再拜、書上大司馬相公執事、比聞北虜有書要三千人入貢、入

貢之名可嘉。而所以求貢之詞甚逆。詔下文武羣議下官病臥逆旅、不審廟堂言慮何似、既乃有傳朝報者云、得旨聽虜貢三分裁二、此豈非主上所採于羣議者歟、其聽之也、豈非以遠人當柔而懷之、而絕其來王之心、恐搆邊釁故歟、夷狄貪婪無厭、所貢莫裨朝廷之毫芒。而錫賚適足以傷國用、來彌多、費彌廣。故不容不裁之也、抑愚于此復有慮焉、國用當恤。國勢尤不可不重也、虜書稱與書而不表、與我抗也。稱我以南朝。是將北等我也而我忍之可遽令入貢。而

無一辭以責其傲嫚之舉乎虜以三千人請而我遂許其一千一百人使虜後復以六千人請將許其三千人乎且彼書已云減我一人即三千人俱不來是有挾也今我許其貢而裁其三之二虜如不來其可無重備乎而來亦有以覘我之虛弱而虜且得氣矣我國勢失重于虜而可乎哉愚虜今匆降敕虜王而督責之舉大威福大利害而曉之謂虜必革心謝罪甘受入貢庶幾乎虜有畏懾而不敢覬覦于將來也嗟乎此計甚明老成裁處適不然者誠慮一時士馬

不能精克萬分一虜出叵測選彙將難支耳愚以為示虜以強猶足消其桀驁示虜以弱而使虜得氣國勢失所重其生虜覬覦之漸將來有不可言者其所費又不啻三千人而止也赫赫我明盡覆載而宰之軍政馬政樞機周密承平百二十餘年未嘗耗于征討而不能精克猶不免肉食之慮何謂也以愚所聞士馬集京師者之不精克其弊久矣法久易隳弊隨寮生在執事明鑑照之知其所生之端革而振之不難也士之不能精克占役者多影蔽者衆也馬之不

能精充監牧者不覈其實受牧者之不適其宜也司馬寬總士馬之任而執事任之品式具存額類可考也而又舉得其人以自輔因已成之跡而通融之何慮乎不能精充之有蕞爾醜種敢畜不恭而暴戾乎肆正當長纓逮縶其頸而致之闕下耳雖然愚有不敢以易談者所慮不在士馬而在將材也執事其覘武將中有能臨機制變者幾人有能造謀畫策者幾人有能知守正出奇慷慨有大節能不愛死得人之死力者幾人而皆未之有也是則深可憂矣儒者不

言兵。儒者不可以不知兵也。聖世不用兵。未有聖世而不為兵備也。北虜來書無婉詞、有所挾矣。執事欲備兵于此時、其不擇將材于知兵者而預養之乎、執事試求其人焉、未察豈無奇士、春惶懼再拜

寄劉黃門書　礦場

所論礦場一事、先之所謂閉者初未嘗明開而獲閉、後之所謂開而請閉者、隱下新開而適以成專督者之利、今日請閉、有所謂新開者、是要數出彼舊所開地方、而不為之隱、非新開在今日也。昔日礦場、朝廷

有閑之名。鎮守有開之利。今日礦塲報出。所開地方。以見礦夫乾認之苦。口糧虛費之故爾。然得該科条出。該部執奏。得免礦夫口糧。所以除蠹弊而寛地方者。蓋不細矣。今與專督理者會議。水火决不相入。區區自力主封閉爲說。固不待言也。因便及之。

寄諸閣老幷喬冢宰書　鎮守

立祠祀以表忠義。勸勲賢開例禁以與民利。足國用。申明律例陳言邊務等事。亦不敢默。其詳具揭帖內。伏乞仁明鑒此區區公勤。庶塞咎責。向奏爲裁革內

外冗員、守臣復設府治。撫安夷民、以消地方大變事、乃此地臨夷切要而最大者、際有今日、千載一時、春言得賴執事與戶兵二部商確、勇斷施行、其貽陰德于邊氓不細、春去此無根矣、本想該部已覆、立府必須亟會鎮守內外官、部旨至已久、而彼猶回翔未行、正由撫按乞要裁革本、猶未至之故、彼中鄉官如張亞卿南園輩、目擊正德年中之苦、為此後子孫計、尤切懸懸、當道處之、決有次第、但願及早行下、遐荒過慮恐又如前要會鎮守查勘、則彼有力者、得以牽制

改圖府不設即鎮守如故邉民自此遂絕望耳春行客也而猶爲彼言之弗置蓋已犯權貴幹過好事處置有成算機會難再失事成雖在繼者之手異時追論或得爲去後思不敢誣也

寄程兵備　展城

近得鄂省人致鄉信彬南路近月賊出流刼而我軍擒馘幾三之二蓋前所未有之功眞可一慨邇復不知何如此惡種門戶極多恐未肯因此一挫便不出也展城事承示財力未辦少多之間尚無定議夫土

肩有

木工程不加心討而委問下人未有不患于難成者古人作事自有法嘗記宋張齊知處州時有議築紹興圍神廟垣者匠討無算齊敘之自築一丈長約算可直若干即以若干與匠者董役無所得焉黃幹知安慶府時請城安慶以備戰守城分十二料亦先自築一料討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公寓人士分料主之討人戶產錢起丁夫每日役若干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部于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

日錢米具有成算執事幸倣而爲之此小舉作特易易耳彬城東北隅自可仍舊而西南一隅不可不寛爲之地磚土等項幸勿容入于近學後及左右開鑿燒造庶使此方地脈保全此區區鄙學有識者之至感也

寄河南巡撫陳都憲　鄙粮

部粮違限官之在任公然不至納粮倍價之民在此空然獨守月復一月未見了期所以賢治裨助之法春遣呈巳悉其各八年京邊起運與七年前者不同

七年粮價于內府者、戶部摠收、委官召商代民上納、
裏面使用、盡得省減其他倉塲如是解戶從便寫買、
雖有加倍、不難措辦、今八年黴前司徒得罪之故、內
外各倉一一要納本色、解戶尋到攬頭百端打點、至
買上官、比原徵銀、動加一倍、加三之一。區區小民。何
以堪之、該司見人情洶洶、奏告本狀日積、山東叅議
閔楷呈部未行、會春至京、亦呈前事、幸蒙當道查例
奏准、將在此極重山海等倉、折收價銀、緣河南一省、
京邊起運、倉塲九十餘處、今准收價倉塲口分、纔七

處耳在京內府賠價極重去處仍本色春承委于此事有專責理難坐視不加督併則前積役壓致誤國計加之嚴督則此吾百姓也容此異鄉耗費不貲賠補何及欲其完結不過勒令借貸借貸之物遺債將來本與利均將何償給枷棒拷箠之下家破產蕩非有死即逃耳彼舉放者多出權貴往歲追需已有例子解戶既竭徵及花戶中州新脫兵變恐秦人之箕會頭斂亦無處也用是冒昧復爲陳奏其情具在疏中而不獲詳言者庶幾所司肯爲處之之地令之世

宋時諸公已言之詳矣

事理會得、但稍分明、便行不得此事、今當道行下議處、本非樂奏初意、然既查有近年叅政南鑾徐以貞叅議汪蘷麟故事、今日不得不爲此處、此事非獨要事早完。但使大戶免揭京債。卽省得他異時出利。今姑以一大戶言之、某人認銀百兩、借到官銀百兩、異時止還百兩、揭到京債百兩、就用還二百兩、當道因此定擬十分爲率、令原來大戶賠補二分、布政司借到官銀幫補八分、待候今年徵收稅糧之時、帶徵補還。卽大戶賠補、不過二十兩、花戶幫補、不過八十兩、

若揭京債，雖二八分數擘畫，大戶亦不免賠四十兩，微及花戶，乃至百六十兩，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可見今日不得不爲此處，此處只是第二三着，豈如戶部摠收價銀。召商上納。全免賠補幇補之爲愈。緣干得裡面。行不得也。春訪到各倉場上納各項錢擬價值，一省大較賠銀一十四萬餘兩，除彰德府積有帶來餘銀賠補納完外。開封等六府，幷汝州所屬，除未到州縣未經寫買，已到者除餘銀幇補外。實該賠銀十萬二千八百餘兩。春惟本布政司官銀各

外吏藉落攻只是司農不相照應耳

有頭項、難可便借得來、而吏民居此日久、西江有水、難救近渴、守株待兎、不是良計、不免分付委官、酌量本縣民戶、逐旋借貸、完結比來揭賠、完過粮草數目、已過半矣、今奉部做、差官赴司守取官銀、不必盡如原數、若打叠得五六萬、亟早解來、裒多益寡、截長補短、儘可救急。山東大戶、所賠粮價、見問叅議說尚多于河南、但山東與河南不同、山東自有泰安州無碍銀錢、布政已取到三萬餘兩。巡撫衙門又爲預處上中下則人戶銀四萬。有彼二處解到。并餘銀幾十萬

餘兩以是輳合定比河南了事早也河南未到州縣部運官可恨之甚大戶不到或到不肯下批或下批復逃論情猶是可恕而官乃敢爾比來大戶見當道此處乃有陸續先官到京來下批者非春以言安之彼將無投奔處其有不復逃者乎此等不才違限委官其設心謂既已違限不如索性去遲反是便宜到頭一着只拚箇送問便了他復奚恤伏望查照先今呈文任其俸糧差人鎖解赴京完所未完庶㧾管不致久累上下兩便

序

臨戎决勝圖序

臨戎决勝

我都憲涿鹿鄧公之以侍郎特起而撫中州也、爲正德辛未秋、時劇賊猖逆河北、轉入河南、斬木揭竿、鴟張狼噬、所在吏民習于承平、倉卒聞變、束手無策、城當者潰、師遇者敗、廟堂僉議巡撫之任、非公不可、故即其家起之、公拜命、即日单車就道、既至、審察郡邑孰岩孰夷、亟調兵食、孰緩孰急、孰最要害、孰當預備、器械之繕、城陴之完、廥廩之峙、上兵之選、民馬之厯、

京邊軍之請國帑之借一一自公心計手畫事無遺力智無遺慮于是地方始藉而固人心始恃而定遇敵始有可遏之勢可扞之具明年壬申春軍乃大集不數月賊獲殄焉公驅馳塵坌閱歷寒暑屢阽危險曾不為身家一毫顧恤在處必齋鉞從事嚴紀律定方略謹偵伺賊動靜輒先聞有以究其情狀而百為之防陽而誘之陰而襲之彼此而携貳之于脅從則示以來歸之生門而出之陷穽于係虜則拔諸焚溺之死地而復之衽席公忠貫神明機參造化遂使將

士用命，天悔禍而人厭亂，而事之告捷也，公可謂文武兼資者矣，公智明勇功，遜不自居，錄狀之上，思寵之及，獨後諸同事者，公可謂不矜不伐，善處功名之間者矣，若夫中間不如意事西平之捷，而有汝寧之撓，洛陽之失，蓋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大易有訓，時實爲之，公何病哉，事久而論白，此吾輩之所以深服公于今日也，考事始末，無非公功者，昔宋虞允文叅謀軍事，得統王權敗軍，致采石之勝，劉珙安撫荆湖，請制置使沈介遣兵相助，官軍日盛，旋執賊酋，徒黨盡

端。自今而觀，功常誰始，泰固有以知公今日之所以爲功者矣。將有繪公臨戎決勝圖者，泰曰雙節六纛，虎旗貔豸，登金壇而擁玉帳，丹青之所貌于公如此。通時心事，存亡旦暮，死生瞬息，所以運決勝之籌，而成掃蕩之勳者，圖者莫能悉也。於是從而序之。

送陳都憲巡撫延綏詩序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

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
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
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
者非尤當重者歟郝時虜擁衆來住牧吾套內或間
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動久戍境路騷然不勝荼
毒今既去矣患當預防非貴先備善謀國者何以處
之陝之爲邊俾扞天下延綏實腋其間守臣建白有
乞朝廷無以河套陝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
如此而可輕授其人乎是故才識非敏達不足謀兵

機年力非富强不足當閫寄生長非稍近其地土風或未有所宜宦游非素歷其途邊事或有所未悉近制兩畿輔十三省方隅邊鎮所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務位重責大皆出簡命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敢輕舉上弗敢輕授也迺者湖廣巡撫缺朝廷簡于衆謂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公資望惟協既推任之已而延綏缺巡撫簡于衆茲古朔方河

命前所古數項

套地方得敏才識富年力而生長之地宦游之途且素其人誰其長遂改命公且詔公共遄往焉朝廷重

視河套。于延綏不輕擬。且急也如此。豈無謂哉。公西駕有期。右布政使陳公。首諸寮繼聲而屬春以序。春昔官職方。行視陝西馬政。往復三邊且一年。駐榆林幾兩月。日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窃怪史稱漢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爲固。當白羊樓煩敗走。日闢亦非失然。民徙十萬口。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唐中宗用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雄爭之際罷戍廣腹。未見其可。而六旬間三城就。朔方自是無

冦。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仁廟所築卽潰所城郡

（言之其明）

地彼此利害乃爾遂絕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

末朔方已據于拓拔氏石晉十六州重為遼有而宋

人于此矻矻與元昊競韓范之才有弗克濟匪其罪

也我朝取天下于夷狄極弊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

比仁廟之事業其不有在乎春職方時所及知成化

弘治間守臣請兵搜套之議棄地移戍之議遠烽堠

復營屯之議或欲永禁畜牧鏑賊覘覦或欲廣立耕

（有一朝必有一二）

種資我供億衆九角持暨今未已一代經略豈無一

可用之良策天其資公以事業于今日乎自古中國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戎虜于外而茲地今日虜廼得入吾內而吾反設防守于外若之何可不求漢唐之蹟所以之故而為之所也此善謀國者之所以有望于公也今非其時矣乎以公才與年為國家辦大事業有餘地春于公同年也而為斯言非私望也

送趙都司序

湖廣都司

或問予選將之法予曰取之門第不如取之行陣之得實材求之內服不如求之邊徼之得實效門第者

胥腴恩蔭子、鮮克諷文書、而行陣多汗馬功奮之人。武勇已著。生內服者。坐而談兵、豈知古法之不足恃。而邊徼所出。性習安焉。地方夷險之跡。嚮背之情。固其少而諳之者也。然則執此爲今日選將之法可乎、天地生才、彼此何間、予此言特舉其大凡耳、而今之選將者、乃復相以軀幹、制以階資、較以騎射、察以過失、裁以章句、而其他美、一無所干試、是白起之精悍。不用于秦。韓信之落魄。不用于漢。杜預之射不穿札、不用于晉、李靖之身掛罪累、不用于唐。而韓世

忠之目不知書者。不得用于宋也。豪傑知略出衆之（白起李牧安說皆）士。不幸而在下位（在○中○下）其資貌膂力不與才副而吏議罔貴文字弗取將何以自發乎。然則選將之法。其必略是而後驪黃牝牡。庶幾其不失也。嗚呼今之任選將者。其足語是也乎。吾湖省都指揮趙君惟遠。長自炎陲。家承腒閥。而早以功業自奮。自五開衛指揮使晉今職。今年朝賀京師。事竣。過予別。因及疆埸事。凡湖南北。廣西。川東。貴州之境。溪峒山箐數千里。指數歷歷。猫獠猺獞。獲類猓獾。皆能本其居而名之。其地爲

要害某蠻酋頑獷某處有某策可備某策須某時可用某衛軍可相援某府縣糧可相濟言若圖畫繫在几格余爲之驚曰君其吾省今日將帥選乎選將之法予言其大凡耳徵于趙君有不誣者君官級浸高凡百副其才而持身謹慎悅禮樂熟詩書見稱鄉國徵于今之選將者其容不以君爲首舉乎君行當提兵爲天子守邊固圉犬用于南不疑大丈夫之所樹立方來未既予茲先拭目矣故于其行序以送之

雜記

武選對字二條

一文武器業。各有所成。用人之道。當覈其實。我祖宗立法。武官襲職。年及二十。必令比試弓馬堪中。方支全俸。再比不中。罷職充軍。其總小旗。告替。亦要併鎗得勝。纔許收補。若過一輩不併。及輩不中者。革充軍役。當時軍多官少。法令尚嚴。如此。是以管軍人員。莫不閑于武藝。今承平日久。伍符尺籍。消耗大半。而官旗冒濫過之。教場比試之間。徒存故事而已。十數年來。比試不中。發回再比。若幾人。再比不中。罷職充

一〇〇〇〇皆今日軍少官多更不成体秩

軍者幾人、强不能擾、重不能持、鳴鑼雙收、多出姑息其在外省、併鎗之爲故事、抑又可知矣、而方衛分、又有父子祖孫、未曾併鎗、仍冒旗役者、遇蒙征調、報功陞職、往往皆是、蓋緣功次本冊、祇開旗役、不分已未併鎗、該部無由稽查故也。今後合無行移內外監比官、將本部送到教場比試官舍、嚴加閱視、走馬跳澗。射箭使鎗。俱要一一便利。方作雙收。單收一不中度送回本部、遵照 太宗皇帝聖諭施行、及行各省鎮巡官處查出各衛未曾併鎗旗役、照例俱革爲軍先

年有冒役功陞職事、亦就查革、百戶准作實授總旗、總旗准作實授小旗、功陞多者、准此遞減一級、若總小旗、弟男子姪補替、須在十年之內、方纔聽其告併、併不中者、即充軍役、本衛司仍將併過旗役姓名、造冊繳部、使報功陞官之日、所司得于查考、如此庶幾世廕之子、知尚弓馬、而于 祖宗良法美意、求才覈實之道、亦不至墜失也。

一國家制律、以警有位、懲艾之典、不分文武、伏覩大明律、文武官犯私罪、條目輕重、各有攸歸、若軍官枉

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理遠近發各衛充軍　祖宗之制未嘗不與律文職者相等而近來事例過于寬貸有犯監守常人盜受財枉法滿貫律該絞斬者止發邊方立功監守常人盜枉法不滿貫與求索科歛誆騙計贓滿貫問該流罪減至杖一百徒三年者俱運炭納米還職夫文職犯該贓私雖在絲毫罔不革職枉法滿貫亦必充軍而于此輩獨寬之以必貸之條示之以可解之路刑罰失中恐非國

下于口而文職所犯亦有不能盡行法者

家制律初意其犯該竊盜掏摸盜官畜產白晝搶奪姦宿軍妻行止有虧者俱發爲民此例之行雖若足以懲惡然其子孫即得承襲是其職事特舉此遺彼有爲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彼亦何所介意軍職降級調衛者本犯存日子孫不得替回原職爲民者罪本重于降調却反得承襲之事理亦有未宜今後合無本部會同法司從長計議軍職有犯除公罪及眞犯死罪并本條各有正律外其餘所犯但係贓私俱依名例律條該笞者附過收贖該杖者贖罪解去見

任各降一級、于原衛所帶俸差操、犯該姦盜等項、行止有虧敗倫傷化者、照今例發回原籍為民、無原籍者、于本衛所隨住、仍照畏罪脫逃舊例、候身終之日、及年六十、方許子孫承襲原職、若犯監守常人盜產庫錢糧、受財枉法、不滿貫、夜竊盜掏摸、盜官畜產搶奪哄嚇略誘掠賣詐欺誆騙、拐帶求索、科斂詐偽、該徒流者、不必贖罪、俱照地理遠近發各衛所充軍、其贓至滿貫該斬者、若各人祖父係開國靖難功臣、許令子孫襲受原職、若係近年新陞者、各降一級、如此

庶幾世祿之家、有所懲艾。法令充一。名器以重。而不撿者、自不敢輕于蹈罪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吳培昌坦公參閱

何文簡奏疏

疏　何孟春

陳萬言以俾修省疏　修省八要

武宗時近倖如用事公此疏甚切

臣聞之范雎獻秦王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不足言也蘇軾上書其君仁宗亦曰臣試

論小者而其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言係乎事事有小有大泛言則淺究言則至臣今獲承明詔將言其淺而小者乎亦將言其至者人者乎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不失爲至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瀆其君言固將先乎所急者雖然在其君聽之何如耳乃者淸寧宮災 陛下夙夜祇畏思勑天之戒遣官分禱天地太廟社稷以致災之故首罷毓秀亭之工作已成者而撤之特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中外執事激衷申悃詳其忍

默然月之間齋封投匭罔不上聞自以朝無諱言時
難再際延頸企踵跂俟報可而九重玄邃所見施行
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者耶不
然則此詔也宋司馬光之謂數年前亦有之而今爲
修故事而已乃今閏十一月日有食之災見于天古
之君臣尤不敢忽 陛下修省之誠當不遽已毋致
臣下有此疑也當世之務入于弊者多矣臣以詔旨
徵諸道路得數事亦欲爲芹曝之獻而恐非時之所
急者敢先以果斷公任委爲 陛下勸焉而始及

之以上補修省萬分之一可乎臣惟前日宦官李廣未死氛祲之盛至薄太清陛下于聽斷不無有所借任委不無有所專令天禍其身身死罪露宵旰之間聽斷果矣朝廷之上任委公矣臣猶以爲言者葢欲即已往勸陛下于將來庶幾陛下有所懲艾不致將來有如廣者之所爲也書稱萬幾詩云普天率土人君御極治廣代天工者雖有其人而動皆稟白于上苟聽斷不果意緒紊于遲迴私邪張滑于猶豫藻鑑昏于嬖昵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

可得立爵非士共罪非衆棄而賞罰不可得明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疏爲令而號令不可得一太阿且爲人所盜弄而能禁其毋制乎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史稱民爲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嗣祚權入弘石之手而宣業遂衰由其優游不斷牽制文義以失之也箕子洪範言沉潛剛克繼之以作福作威予思中庸論天下之至聖必及于發强剛毅足以有執蓋果之爲貴也如此　陛下自即位總覽政事如天之運本無凝滯而二三年間各

衙門所趨請事宜或不即出積之旬日出即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倖門交結近侍夤緣肺腑依託唇齒以相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覬苟免私者願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養諛導佞排觝撓直所偏好則鑽皮出羽曲爲掩覆所偏惡則割肉安刺外生科條不顧遠圖不恤淸議是以人情洶洶衆口沸騰見某人某事不當如是而如是則曰某者陰爲之地也某人某事當如是而不如是則曰某者陰爲之間也某人某事始不如是而終如

是則曰其者陰為之斡旋也。臣亦不能無惑焉。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詔不果用者，兵部議推總制西路重臣，所推閱數人，及越乃賜俞允。王越得陛下之識擢，推究其源，豈無有譽越于 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以部與補外者，吏部故累以布政司參議缺開，而所補皆所陪黜之人，踰年而後得參議，前之不得有毀綸者矣。團營官軍，兵部題准不許奏討做工，而鍼秀亭等處工役，竟復不免差撥，此固有人以啓 陛下然也。甘肅守臣奏復哈密，乞憐降勑及金印命服

封其國長、聖斷著差官法、兵部具題欲無差官、詔如前旨、于是擬差二員以上、本人一月有餘、復得旨惟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陛下之意、久而不差所差之人、必有非　陛下意之所欲差者、庸知左右有不欲差其所厚者、以僥倖功名、而無　陛下之命、故此未發乎、　陛下春秋鼎盛、英睿邁古、淵衷所處、未應左右能與、惟夫遇事稍尚安詳、故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臣見近年科道官及諸執事所上封事、又多有久留中者、彼其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中飄縹

然常恐鷹搏獲兔反爲兔噬而　陛下輒以留中僅彼不得請命卻步喪氣徘徊鬱塞叩天無路何也奏文之可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可決者　陛下豈以前代故事容受直辭則欲常在斧扆時省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且宣付史館以成君臣之美也臣不能知然知　陛下不行其言則必無是無乃其言謬悠無可採者乎彼之敢于上聞傾瀝肝膽其思必熟其計必審非以爲已謀也以爲已謀小加譴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爲已謀而　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

不審計而傷于顛失于裂滅者 陛下亦當山藪海納于短取長優示 旨諭以獎敢言之風未可棄置如無浸不加卑自使左右者得以甘心而成其股脥之禍以誣風節之士也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則曰朕之愆不敢含怒盛德之君忍乎匹夫之無狀而必省諸己况于在廷之臣爲國元士負其慷慨以言爲獻者乎商周之際以不諫而得罪者有矣曁刑是已未有諫而得罪者也諫而得罪見于末世然漢唐有道之君亦自不爾 陛下始意圖治

求言甚切、 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以言事罷爲民、按察司副使楊茂元以言事降爲府同知、彭程楊茂元之罷與降、當時必別有以得罪者。人相傳言則以爲爲其爲其矣。禮部郎中王雲鳳以省牲日駕後騎馬、得罪降知州、雲鳳先嘗發李廣之奸于 陛下、故論者亦謂此乃李廣因事以中傷之。所謂暧昧之禍也。今日之給事中胡易、御史胡獻、皆言事者、胡獻見黨降謫、胡易猶在禁獄、欲加之罪、固自有辭、臣愚但恐非 陛下求言始

意臣聞彭程已死楊茂元王雲鳳行當復用于論定之日胡易胡獻二臣者 陛下儻查無大過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政治政治之進退實决于此臣願 陛下于此察焉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諤諤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警人情無甚相遠彼顧欲嘘死灰以自焚唉野葛而自毒耶自壁不可爲容容多後顧有能奮然不顧盡其

言于　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脫其口咎及其身怨種于前患生于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沉自營心口相戒甘苟嘿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爲觀美務因循而長偷護樂輭熟而憎剴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聲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于盛世安所取乎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聽斷果也人有常言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人主有是大器者也是大器可以一人有之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則不

能濟、故必有以借其力于下、有以借其力于下、則下得與力、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不可輕借、人主于共理天下者、而任委可以不公乎、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否之初六其辭亦然、此不無謂也、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師、解之者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參朮以補、苓黃泄之、不可以為醫、繩墨以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為器、甘滑以進、苦澁雜之、不可以為味、理必然者、 陛下視今之所任委何如乎、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委命致力、不

爲之人而天冠地履尊卑分懸上下情隔苛禮維甚交誠未孚言獲傷舌動遭掣肘貂璫乘焉點運滑持陰邪之徑貨利之閼日闢日廣爭馳捷出人才雜揉吏事滋蠹　陛下且不知其底極矣　陛下試一思之致此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取以圖天下之治其相得甚相歡也都俞吁咈談燕一堂推置心腹洞徹表裏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爲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忌避而其君所爲而成所欲而遂　陛下能如此乎臣生

長外郡見臣郡之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爲通所屬急于見無不賂門卒者既見以簿書上簿書登積則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以議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于守何親而得買利而假權況乎人主之左右爲狐爲鼠爲鬼爲蜮豈無買利而假權者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褻昵也前日李廣未死 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群臣趄趄齟齬于外覘望風旨李廣之不若也固

此言因小以喻大

宜有苞苴其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寵。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招攜。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詿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真不知恥哉。無以結知于　陛下。故結知于　陛下之左右。憂時之念。奪于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足勝其營身之計。士風如此。　陛下可無挽之。科道請按李廣賍簿以治交結者罪。　陛下秘之。但令指名來上。而卒置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于所聞。未由皆實。陛下置之不究。論者咸歸　陛下能惜大體。然言路

崢嶸昉立風采。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以示後勸。陛下用意過厚，以爲彼附李廣，自廣有寵故也。廣死無所寄寵，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厥類。陛下此處，且能惜士風矣，臣以爲陛下果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于任委，孔子不主瘠環而臧倉沮孟子，邪正必不兩立，今之士大夫，能嚴顏正行，無求于李廣，然有如廣者，復存于今，當其氣熾焰張之際，抑將奈何，閒居詳語，不過俛首太息而已，彼誠不得君嫉妬是畏，無以展布四體，磬竭思慮，事功之的，難以

責其必至。臣以爲此三二十年來任委未公之積弊所致也。自古願治之君，無不詳責于臣下，而攷其政詳責于臣下。使賢否不能隱，考其政，使是非不敢私，所以使其不能隱不敢私者，非君之智術以伺察猜防爲也。臣觀唐太宗論其臣房玄齡輩優劣，人爲數語，斷其平生無爽，諸司所行事委曲皆悉之，非太宗能以身親群臣，朝夕不廢延納，何以得此。恭惟我祖宗在位，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優接臣下，罔存形迹，早朝奏事未畢，每于晚朝盡之，正朝之外，尤隆經筵

勸講之禮、遇有机務、輒 駕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與之商確、間臨內閣、命學士定其可否、然後施行、故大學士楊士奇有三朝聖諭錄、李賢有天順日錄之作、且載 列聖所與議論之言、藹若家人父子、傳播四方見者踴躍、今 陛下早朝視事能幾時刻、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晚朝廢、經筵勸講之禮雖存、而 聖意無所咨詢、侍從之臣、講罷亟退、殆以粉飾治具云耳、天下事 陛下一切徵諸尺牘、何以詳責于臣下而考其政哉、臣惟臣下之告君、見于

疏奏不如見于對陳之爲切。疏奏之言，不如對陳之言之易爲功。蓋疏奏者情每難盡，而對陳者從容出之，每有餘。疏奏者以言期上之行，而對陳者得反覆究竟利害之實，而上行之自勇。疏奏者人遠，讒邪或蔽之，而對陳者下輸其情，上獲其益，公論具在，無扞格也。今群臣其誰得更番需次對陳于 陛下者。天下事一切惟尺牘之聽，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 陛下無自知之，無以詳責于臣下而考其故，何得無其弊哉。臣聞之我朝之有內閣，猶前代

之有中書省也我　太祖皇帝罷丞相革去中書省
太宗皇帝故以老成文儒選居內閣專備顧問預參
密勿是內閣者論道經邦之地唐人謂政常在中書
爲治本宋人謂事不由中書卽亂世之法臣以今較
之政宜常在內閣事不可不由內閣　陛下盍隆其
禮而重其責焉大學士如楊士奇李賢皆膺　列聖
之眷注故得盡其才　凡有一言一事皆得議于
其始故不至布出于外而致諠嘐之紛籍今則不然
所以有委任奉公之積符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與刑記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盜也臣願陛下假張經綸之慮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條件內外便宜一一付之該其部所掌則令某部與俱不畏猥煩務求今之所以異于古者何如得失之机何在設施之方損益之節以何為善欲變害以為利何為而可詳審斟酌既得畫一則斷而行之仍令內閣及府部耆舊大臣各薦其所屬科道預舉其所知以應宣召以匡所行之不逮

不以小恩廢大義、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于兩可之辭、不沮于交鬬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若復有之。六科得而繳駁、十三道得而糾舉。定不至以水濟水、泛害無極也。經筵之日、陛下誠能好問好察、于休勿休、孜孜無倦、侍從中當有以正己之學爲格君之學、諷誦詩書、嘉揚善導、以益聖德于緝熈者、我 太宗皇帝嘗詔武臣有曰、上能推誠則下樂盡力、 陛下能公于任委、臣下感激、自然百倍不錫馬而榮、不授鉞而懼、同心併智、相與淬

釁以放區區將自不容已、 陛下于此而循名以責其實定其黜陟才之短長事之軒輕舉在冕旒黈纊之下其不勝任之人科道劾之而彼非彼空文、 陛下罷去之而彼不怨彼知天之不可欺 陛下之深知也豈復有以賂啖左右而取罪哉當此之時雖有李廣千百亦何能爲埽除幃闥免無他責幸矣外廷既見內廷自戢士大夫之氣既作宦官宮妾之勢自不得行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任委公也 陛下幸裁察焉果聽斷公任委二者臣言之矻矻覼縷切至

時之所急、無大于此、董子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朝廷正而天下治、其道如此、臣敢以此勸　陛下、臣言非老生迂士之泛談也、若夫臣之得于道路者、請別白而終言之、　其一曰、臣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古人有是言也、縣得人則百里受其賜、郡得人則千里蒙其庇、或非其人、則百里千里嬰其害、　聖君在上、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獲其所、猶甞不可、況百里千里之生靈、可寄之于匪人乎、臣觀今之爲　陛下守令者、有非其人者矣、狠羊相牧、貪饋是資、闒茸擬

攸所在皆是　陛下之民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傚

于棘舌肌膚剞于鈇刀終歲瘠疾痛定復痛知治體

者能無怵然古者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

不輕也今之爲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

至宜少不才者而府佐及知州知縣佐貳等官則不

皆進士爲之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

十六七此郡縣所以有不得其人者歟世之所重在

進士考課之法雖興之典每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

流大較鐘鳴漏盡日暮途窮之人志氣銷餒精力疲

僥倖勝冠裳。無有幹局、筆利而饒觸事而頹、流風匯類、考課若其弗恕、彼浮家飄宅、何所于歸、十人而九皆坐可黜之列、無以酬其燈火棲遲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中有錚錚于鉄、蕭叢而蘭馨者、雖其上司推異開及該部、自以非進士、此無所準推異也、臣以為不然、趙禹之才、出于佐史、龔勝之賢、發于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為卒史為獄吏為書佐矣。人才何嘗之有、作之則振、推之則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機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

多才者無幾不才者比比號名進士者取中正表有不才者矣郡縣之職今況不皆進士為之監生吏員出身常居大半而上復無以為作之進之之机采名不采實惟其出身之拘而不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才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者遂無顧藉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為于是受賂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為事巧需酷算一毛不遺上司至則厚奉迎以覓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為子孫地是監生吏員出身者無勸于前無懲于後幾何

其不率天下而爲不才之歸也。如此天下之民何辜焉。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其待之也一。凡諸途出身之人。參錯有位。皆英英而騰。蒸蒸而升。有以自樹。今乃風馬牛不相及。一大府連數州縣。分職數十員。不數進士。進士外乃少可旌異者。考課之法不嚴。而旌異之典有所偏之弊也。臣愚欲乞今後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分守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倖官員。有政績超卓。堪事數者。分守分巡以呈巡撫巡按處。事爲覈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途。

而偏低昂之衡該部按其旌異者前後多寡通擢用之不廢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泥進士者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棄而砥行礪節漸標榜于時流矣若復有贓職廢事害民者督之于考課于進士不以其名第加護于監生吏員不以其生平可憐而加貸也臣惟古今之考課道二一察其守一覘其爲守以廉爲以能二者凡有官之最臣以爲課牧民官者又在以得民心爲本世有廉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非有呴咻溫

服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民心爲考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者有得民之愛之者旌與在部該部既按以擢用之又無歲查照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爲高第如漢故事　陛下特降　璽書奬諭以風天下不得民心雖文案無隙于照刷而旌與無所取使天下之爲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蒙庇受賜游及于無外矣　其二曰臣聞　國初各處未嘗有巡撫官宣德間始以侍郎都御史爲之時惟南直隸河

南山西陝西有常置其他布政司詔遣有時一年二
年而皆回今秩皆都御史除浙江福建外則皆有常
置矣臣惟今之巡撫即魏之慰撫大使隋之宣撫大
使唐之存撫安撫使也宋亦時命焉而今爲重遣方
領置之都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 勑紙便宜行事
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者宋神宗謂文彥博
等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謹擇人久于其任彥博
等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故熙寧元豐諸道使臣
有久至十餘年不除代者勞効顯著則增秩賜金帛

慢不職、則削官奪賜、乘驛入奏、更互赴闕、呂祖謙至著以爲一代法、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爲加重、其人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切見吏部推各處巡撫都御史、該腹裏會戶部、該邊方會兵部、揣比停當而後上請親擇、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及煖而座已非矣、今制歲差御史

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按爲哉臣聞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以今日觀之京官分曹列署寮寀稱沓似無不久任之弊外官若不久其任即巳不得究其用下不得沾其惠

陛下欲行久任之道于外。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官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臣請卽服裹邊方爲限。腹裹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

闕。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以示其優異。一以覘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審錫而慰遣之。其有不職。科道得指實而論之。夫巡撫擇其人于先。而久其任于終。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賜之辱。則彼之得久其任者。必爲有益地方。以無負 陛下者矣。陛下他日股肱輔弼。亦必多得人。而不肖以徒手幸博 陛下之崇級厚祿者無有矣。然臣聞知巡撫官爲撫治地方而設。浙江福建乃獨無巡 撫。何也。閩越地瀕海島。番倭出沒。未

爲無事賊首葉宗劉鄧茂七嘗據其地僭號稱王攻劫城邑嘷嘫無前至勤王師就勦血蹀逼衢始獲制其死命以今視昔二省地方獨可忽乎湖廣鄖陽江西贛州今因流民不靖俱添巡撫官而所管地方連帶他省他省願無巡撫可付責耶臣以爲地方東牽西制下司難以奔命遵行贛州巡撫官可改專管江西彼鄖陽者非山西之延綏陜西之甘肅比可以裁革而江西福建二省不可以不添設也伏望陛下以臣此議下之該部酌而行之使大臣不孤巡撫之

責各處俱得巡撫之惠、　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所甚惜于名器者、欲以奔走天下之人、而礪世磨鈍也、惜之古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爲重、後世不知此、爵祿混混、源濁流濫、苟一男子、皆獲波及、無所于澤、肉視乳臭、坐致人上、視其名器、不足爲其重、名器不足爲其重、而彼何德于上之有、上以其法應與也、與之、下以其法應得也、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雖得罪譴、不足疵類、如此、上之爵祿、輕于糞土、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所以識者致議于其時歟、臣惟我朝

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久。勞勣茂。名德隆者。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出自特恩。不爲常例。近年三品以上官。始槩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任子之無謂。使子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然。父死子繼。無子同產兄弟繼之。無同產兄弟。從兄若弟繼之。又廣于倍子之法。蓋我 太祖皇帝平定四海。 太宗皇帝肅靖內難。藉于武臣之力居多。披堅執銳。摧鋒破敵。全一生于九死之餘。惟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今天下衛所已定。恒滿

其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蓰什百不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俱得世襲其中乃有身不臨陣徒以與叅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所獲首級豈陣前手刃之賊或由其勢邀或出其貨取或得于尸戮守臣皆與奏報張皇功次絶無爲有纖虛成實該部雖經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竟不少衰今之新任歷有功之人要無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職墮將士立功之心因噎廢食未見其可將世襲之職繼繼繩繩無有限極車載斗量把權腕脫其如後來之冗何　朝廷于此必

有道以處之。臣恐不能究竊　朝廷之惜名器也。

臣惟今文武途　食君之祿實一、世襲既優諸武矣。則法度之所繩于文武者。豈容無異。今問刑衙門文職犯贓必罷職。枉法滿貫必充軍。而軍職犯該監守常人盜賣犯侵欺枉法滿貫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枉法不滿貫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犯均而罪不同科。甚不倫。臣質之律。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　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

者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條例近例又有載犯該竊盜掏摸盜官畜產白晝搶奪姦宿軍妻行止有虧敗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爲民子孫承襲意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爲民法已弱于懲惡之典而其子孫即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爲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其罪且不輕于降級調衛之不得即替者哉或謂降級調衛者猶存其職爲民者其職亡矣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于其身故即承襲于其子孫以報其先人也濫恩汪濊固如是夫臣以爲今之陞世襲者

不皆　祖宗時開國佐命之舊。至其罪。又每從寬貫之。其源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爲其重也。乞勑該部計議。今後各邊有警。守臣上請興師。勢果緊急。該部即行文彼處。出榜以示。從征官軍臨陣。若能奮先擒斬首級。則辯之際。徑赴鎮巡官處辯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陞而願賞者。鎮巡官辯驗明白。厚與賞犒。敢復奏報依阿爲人首告。及該部或彼處巡按御史異日廉察得出。凡關節所通。俱坐欺罔。又乞該部會同法司議定軍職前

項所犯罪名一斷以律成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仍通行各處問刑衙門知會有問該罷職爲民者必候本犯身死方許子孫承襲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舊承襲之日革去一級于原衛所帶俸差操庶幾彼之應後不敢褻上之名器而來不撿之輕于蹈罪也

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于地君附于民文王視民如傷非其民眞有傷其心常恐其或傷耳　陛下之民文王之民也　陛下之心文王之心也深宮閒念及天下其亦以民有或傷者乎周公告成王

之無逸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是文王以傷視民之實也 陛下發政施仁惟其是而已天災流行時不皆太和天下不皆三登萬庾旱乾水溢何歲而無民傷無瘳 朝廷則有不盡知者臣以天下郡縣歲凶荒處民稅糧有一毫不獲蠲免者有以知 朝廷之不盡知也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宜不忍而彼有忍者矣臣切見歲凶荒處者老告報府州縣不敢謂實委官踏勘踏勘者返曰實始為申合于上司鎮巡等官鎮巡官不以為實委官踏勘踏勘者返曰實

始爲請　命。命下該部查照當行，始爲行文，轉而下
府州縣，即其所傷分數以減征緩賦，民其有速獲貸
賑者乎。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鮒，望斗升水
于旦夕，猶不足以救，而彼文書往復動經數月半年。
豈其所堪哉。故今之歲凶荒處，耆老不以報告府州
縣。以無益也。府州縣不以申合于上司鎮巡等官，以
無益也。府州縣委官踏勘，不過驗撥一番。鎮巡官委
官踏勘，又一番撥到頭，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
之宜不忍于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

所以　朝廷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
人如鬼腊突絕炊煙，襁負相屬，殭尸相籍，誰與出溺
無賴于此嘯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之爲
害，而有司催督租稅，又門常胥徒，身常枷棒，良民且
亦流移行劫矣，臣以爲　九重軫念元元，欲盡文王
如傷視民之實，宜及先事，部諭各官所治儻遭水旱
凶荒年歲，該府州縣預委公正官一員，遍歷田畝，勘
過分數，明白開申鎮巡官處，若係半災，即將當年夏
稅秋糧，仰行照依所勘分數開除，若係大侵，即爲設

洪處置，仰分守分巡，于該府州縣，預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委官職名，及貸賑若干回報，以憑奏聞，毋拘常法，必俟得命，蓋古人權以救荒，有爲之者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骨肉之恩，人人皆偏，緩則排門散粥，延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因視河內火，過河南，以民傷水旱，遂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官，行事于外，非黯當時者類，地方去京師遼，權以救荒，不爲專也，或謂 朝廷誠降是令，各處凡遭水旱，不嘗賑則嘗貸，倉廩無所備，民將有過

稱凶荒者、臣曰非也、漢文帝自即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爲凶荒尙爾、況于凶荒而可吝乎、　其五曰秦開阡陌廢井田、後世仍之、天下遂有兼并之弊、然弊之所爲、止民間貧富强弱之相形耳、今乃有甚焉者、其皇庄乎、　先朝畿內地空閑、籍之公家、佃民種而收入、其地廣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以病于民也、近年看庄人役、罔恤國體。近庄田土。小民衣食之資、横加侵占。由尋及丈。跨畝連蹊、求益不已。在庄傍者。產去稅存。征科之

及負累賠辦。富者以貧。貧者何能安養。民間馬牛羊冢。或誤逸庄地。卽不可望得歸。有以近庄故。塚墓被其發掘。屋廬被其拆毀者。耕夫餉婦稍不退讓。輒罹鞭箠。嚬酸忍痛。敢怒而不敢言。按巡之使。過之而不敢問。守牧之官。卽之而不敢直。曰此皇庄。無如何也然則九重厚民之意。何自見之。承平以來。生齒日繁。盡地力不足以給民食。而庄地今廣于昔。豈荒而待墾者。庄賦今羸于昔。不過掠之于無辜耳。國家未得庄之利。民間得庄之害。已無端矣。且皇庄之名。臣愚

有所未解天子以四海之富任土作貢豈此數庄爲

巳物耶昔漢景帝詔民徙寬大地宣帝詔池籞未御

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公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

公田貸種食元帝亦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

湖園地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今天下未有寬

大地以便民者畿內之庄固公田也今縱不能以假

貧民種食勿租賦可于民之所種食而租賦者奪之

使民以貧乎纖句咫尺不能無害民之地況違于此

者陂湖園池課程之類爲王府所有者私蓄聚斂之

臣。各操漁獵之具。而所在之民。能無苦乎。臣聞勳戚世族所得附京恩賜庄田。家人亦有挾之以蠶食于他有軍民之不遑。亦復以已業投獻權要。恃爲窟穴而他取償焉。或投作陵戶以嫁糧差。附京如此。在外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齊民之仇。治世之賊。心之所警。爲害不貲。不可不嚴爲之所也。臣愚欲乞　陛下　勅該部官往勘　皇庄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告認舊業。鄰證有可執結。割而歸之。其庄占已久者收爲本庄餘地。地坐某府州縣。則某府州縣就地起

爲民耕種。止稱公田。毋得仍作皇庄名目。丈量已定。造冊繳部。歲收其入。查該內外某衙門應用。則付某衙門以備歲費。若遭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旣不失庄之賦。亦不病治庄之民。而畿甸之內。無滋弊之犹矣。該部仍通行各省。有王府處。陂湖園地課程之類。係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爲送納租稅。免致王府差人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行戒飭管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一應人等。舊非陵戶等戶。不許冒報。及不許以已業投獻權要。及在外投獻王府。敢復不

悞及不行自首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事干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兼并之弊其甚者庶幾可去 其六曰臣職司馬之屬竊撿軍政條例有以見我 朝列聖之拳拳于軍政也我 太祖皇帝武戡胡元治不忘亂設爲衛所養天下兵衛若干所軍若干荒陬絕徼所在充斥今經百三十年未嘗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處府州縣今皆有清軍官而又有 欽命之御史上下相兼專以清軍爲責其清出軍丁例僉批解軍丁到衛例存恤之府州縣

清軍官清出數少者。候考滿行黜。解人縱軍在家延住。及在道而賣放者。併坐。以軍衛所官旗吮嚇所管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謫衛。立法之密若此。此外問刑衙門。又有問發充軍之律。清軍御史。又有招募爲軍之榜。日積月盛。是宜各該衛所。伍符尺籍。無所影射。遷徙謫刺。歲有增添。今視祖宗時額數。乃五不存三。七多亡四。邊方腹裏。一遇番替。僅僅無餘。何也。臣知其故矣。夫軍新舊相仍。有抽充者。有垛充者。有配充者。有投充者。瀰漫天下。而出參隱。不容齊一。丁從衛

所逃故，則冊從原籍清勾，清勾不斷于遞年。而逃故常虛于舊伍，承平之生齒，豈益減縮，奸黠之徒。或竄大戶而易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乘調他衛而遂脫宗，或因流地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清也。清軍官異境之人，在任不久。豈能備知本軍充調來歷，里書作弊，動曰挨無文冊展轉屢煩，檄紙千百之中。幸得清出一二。起解之際。又非親丁。得解親丁。亦不得其正妻同解而去。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婿。其臨期略賣之妾婢耳。此類到衛，其有不逃者乎，彼該衛所率去

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至過數年。勾而再解。又出數年之外。在逃三次。于法應死。彼輒詭稱原籍不獲或稱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何怪乎逃故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為押送。沿路為防護。際煙瘴。過沙漠。餙攣縻紏。制雖實遲。而遲卒不可實。不徒其成者之無生。而且累其送者之無還也。其出榜招募者。近能得幾正軍正匠及聽斷之丁。在所不許。彼蓬萍無蔕。孰保收籍。今之時。非國初比。土着素産。孰願為伍。此例之行。虛名而已。此今之衛所。所

以軍不免于缺乏也國家大事莫大于戎。列聖舉

舉于軍政為之條例無非欲軍之盛為國家億萬年

根本計而稽之衛所至不及　祖宗時額數之半臣

愚欲乞今日行所以安為軍者之道焉臣聞唐陸贄

論鎮守之兵又曰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

固論選置鎮守之兵又曰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而

總之以便于人情之一語今天下為軍者北人而南

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永棄齋費不前僵頓于不可極

之途而淹瘵于已至之域豈便于人情者哉是以軍

戶被清如剜膚軍丁被解如棄市原籍苟可埋沒遑恤其他衛所苟可在亡無慮厥後律示免死而人懷等死之心榜求報効而人不動自効之念也然則陞贊便于人情之一語其安爲軍者之道乎今日所以安爲軍者之道仰贊之謂盡其性習辨其土宜是已合無該部計議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各該清軍官員將所屬府州縣軍戶通對伍項文冊清出軍丁係缺伍失勾及先年清出在官遠方不曾到衛者清理有次造冊繳部略訪弘治三年題准收編事例將

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區其衛所南北于南北仍各度其遠近南北近遠既定則查筭其清出軍丁之數與之兌換使南解補南北解補北近及五百里遠止二千里此收則彼分撥彼收則此分撥行令天下衛所分撥之後不許再幻則審理能寒者不失朔（發解之）務疏理能暑者不違揚越風塵免其艱難水土易于（皆以衛衛遊遠其一耳）請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將樂然就役矣豈憂額數之不復乎彼各處問刑衙門所有問發人犯定擬衛分雖罪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南北俱拘連當房家

小隨任斯不過遠以累長行押送人役而本犯不致逃故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戍不遠無以儆衆庶當在選赦不輕原也軍豈復借于招募乎軍戶所已清出軍丁戶有不願行者令其戶當二軍于本處或鄰近衛所註籍食糧差操其戶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重遷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臣此議皆便于人情以安為軍者之道倘賜施行天下軍民幸甚臣之所得于道路者此六事其中亦有急于時者故終言之願 陛下終聽之焉 陛下聰斷誠果任委誠公

此似不可行

群臣將皆懲懇自効于　陛下聽斷任委之中所與所舉將萬萬于此矣此臣所以果聽斷公任委爲

陛下勸也

塩法疏　塩法

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塩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面皚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而今課仍舊額傷于狹矣又鞏昌府漳西二縣亦有塩池額課御史王懽要發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塩池而無額課除鎮夷塩法該驛公用

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于官者乎臣愚乞勑賜一清即其已効廣爲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即行計量近年給引之數斟酌將中之額于雨暘乾潦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二十萬引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得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土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百道課銀一年嘗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小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

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攙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也。

省營繕以光治道疏

省營繕

臣切見近日司禮監節傳奉　聖旨，蓋造乾清宮西七所，并添修萬歲山後毓秀亭，該各衙門措辦物料，雇覓工匠，摘撥團營做工官軍者，臣自聞命，寸衷若驚，端居以思，中夜而歎。　陛下卽位以來，節儉形于宮闈，仁恩遍于寰宇，積之于心，施之于政，無非為國愛民，而數年之間，土木頻興，若神樂觀等五處，迄今

尚在做工宮西七所固難免于益造山後擁秀亭可以不復添修今乃前工未訖後工踵之此作未成彼作復繼費府庫之財疲軍民之力恐與 陛下初政愛民之心不相類也臣謹昧死而冒言焉命下踰月矣臣未見有爲 陛下言者意者 陛下銳于所爲言必得罪人故自危不敢言耶何宜言而久不言也雖然臣知此之宜言而自同緘默是自欺也臣歷觀載籍前代人君未有不惜民力好興土功而克善其治者民之所以勞財之所以傷國本之所以易搖國

用之所以不給致之雖非一端而土功實甚聖帝明君故必謹焉參緩急時酌應否非不得已不輕以爲而其爲之必皆出于爲民如大禹之溝洫文王之臺沼始下無所病而上安其利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視歲之所入以定役數凶札之歲則無力役新甿之治則無征役于役民之中寓愛民之仁如此今天下所在差遣如蝟毛貧孤靡遺而大者剏建王府供億軍需元元之瘵難以縷數耳目之所不及臣不衆以恩天聽也京師比年土木之功豈盡同于古

之役民者乎、叅時酌事、豈皆甚不得已者乎、漢書載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文帝之時、海內富庶、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且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他所用肯復妄費有如此者乎、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則凡規制一定之外、肯復有所克拓而後于舊乎、漢文爲後世嗣統守成之令主、蓋以是也、　陛下志欲齊軌禹文、顧不念漢文帝之言耶、且今之時、視文帝之富庶何如矣、國家無事百

三十年于茲，豐亨豫大之運，宜非漢比，而閭閻之下，愁歎之聲，窘戚之態，殊不稱于盛世，臣觀漢文帝在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時豈無一切用度，國有餘蓄故耳，　陛下祇今之內帑，儲倘果誠有餘，何不間歲示天下以免租之詔，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愛民之心，歆感生育，遂油雲霈雨之望于苗稿之日之為大哉，而必取盈舉諸筭榷之利，以供工作，臣未睹今日之有餘蓄也，　陛下試計今日工作，奚翅百倍露臺之費也，二處物料，七所

之所寄放，及該監之所收貯，一有不敷，不免索之于外。索之于外，則工部不免那移，順天等府不免科派，盧溝橋、張家灣等處局廠應用者，曾不能補料之半。柱礎等石皆要開塘起取，瑠璃素白磚瓦亦要設窑燒造。凡百所需，無不擾擾。在內者以一麽二，在外者以十供一。（二語悉小役之弊）如顏料中石大青大綠，皆每斤值銀數兩，所用無慮數萬斤。銀亦無慮數十萬兩。木石等匠，除在官人外，雇覓該三百名。每名一日工價七分。一日即該銀二十一兩，略約一年工價，已費七千餘兩矣。

陛下方春時和。不爲賑貸之議。奈何有用之財棄之不急之務。有限之入蕩于無藝之支。無漢文帝之富庶而所爲過之。無乃不可乎。京營官軍。統之以二。而簡之以十二所以肘腋宸居。股肱郡輔。潛蓄精銳專備倉卒調遣者也。其半外衛四都司。春秋兩班。按期輪替。即漢南北軍而兼乎番上。唐左右衛兵而併其府衛以居重馭輕。從中制外。我祖宗之貽謀存焉。

興役之失尚小役京軍之失甚大極論之是也

非土木之功所當役也。臣按之制軍民二役。分自後代。成周役民之法。有爲五兩卒旅者。兵之役也。今之

比閭族黨州鄉之中。朋戶抽丁。即專役于兵矣。而復不免于他作。不失之重役乎。邇年神樂觀等五處做工官軍有八千者。有五千者。少亦不下二千。二大營已撥去一萬七千。團營撥去五千。備更番者又該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二年者。有二三年者。助輒再閱寒暑。在京土著之家。稍有生理。遂月雇工等項。用銀至一兩餘。外衛而無業者。則行糧糴盡。苦應不前。自度難支。多行逃竄。心畏罪罰。不返本衛。亦往往有之矣。人情孰不欲骨肉相保。鄉井相聚。而以行役別其父

毋妻子。差戍拋其田廬屋產。不可憫乎。今二處做工團營。又該撥去九千。通計更番。即一萬八千之數。操練見歸。勢殆未已。竭澤得魚。後將何繼。且臣聞之。各處管工官員。大較假公濟私。便遷延以規利。務隱射以求閑。工程不急催完。軍士致荒訓練。在營聽操者。無幾何矣。營中之弊。殷實私于辦納。精壯私于跟隨。技藝私于造作。教場操點。暫令應名。號令甫畢。四散而去。稽其數目。莫竟所止。由做工有以為推托之地也。虜使祇令入朝。本營人馬。送迎擺列。已告不足。萬

一意外之虞矣如叵測欲一呼十萬容可得乎此臣之所為國家根本慮也雖然臣聞之道路之言又有當為 陛下告者外間嗷傳 陛下添修毓秀亭而盛厨廡叢臺榭將以極遊觀也 陛下早朝晏罷勵精圖治清燕之閒寧有他念我 大祖高皇帝皇明祖訓遊翫去處更不許造今乃及此殆為 祖宗之舊不忍就墮而人言大謬者生于疑耳見影疑形聞響疑聲疑之所在未全無以言之所生亦必有為輦轂之下衆口沸喧傳之四方訛且益甚矣仰惟我

太祖皇帝沉机先略創制定規佑啓後人纖悉畢具洪武八年建大內宮殿詔有司不事華麗曰使吾子孫後世守以爲法又曰游觀之所朕决不爲當指宮中隙地謂　皇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今但令內使種蔬蓺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恐奢侈之易萌而宴安之易溺也　陛下允執厥中監于成憲游觀二字臣奚復容臆揣而外間得于彷彿之迹終莫釋然臣愚故爲　陛下惜也欲人勿疑莫若勿爲　陛下能如　祖訓所戒于疑何足置

象宋英宗朝有請于汴河築堤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已其事築堤以防患而民不欲尚為之已今日之工作與築堤者多矣我 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見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曰頗怨即命罷之築城以衛民因民頗怨而遂罷之今日之工作與築城者多矣 陛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無怨耶無怪乎有是言也是言殆近于謗然畏謗而憚過非陛下之聖不能也月令工師之命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特重言之一器物之淫巧而上心乘之以蕩

況所以蕩上心有大焉者、是誠不可不慎也、君之心權與乎天下之安危休戚者也、慎持之則財不肯輕費、力不肯輕役、斂于民也薄、動于民也簡、不慎持之則反是、而天下之安危休戚分焉、此常理也、 陛下之聖、臣知無他念矣、彷彿之迹、猶願 陛下去之也所制度、所當有疏秀亭事理所可緩、 陛下儻察臣言、于此奈蔚而弛其一、凡物料工匠官軍盡得減半則慶幸在 朝廷當何如、禮福在生齒當何如、而外間之所疑亦自釋矣、如或亭已拆功、則可加補葺、不

增一楹僅完而已古者宮室塗而不琱斲而不刻人君之孝固在謹守　祖宗之法之訓而豈在侈土木于前觀哉　陛下幸加早斷毋以事集而難已也唐貞觀初太宗詔公卿曰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是也毋惡臣言之戇而難受也貞觀四年太宗發卒修洛陽宮張玄素切諫比之煬帝太宗爲罷役是也臣以　陛下之聖必不罪言者故敢進此愚忠未諳事體甘觸諱忌草茅耿耿自不能已惟　陛下少垂察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